

南羊山风物记

陈德智

好寄托和诠释。

每次探访南羊山，留侯竹总是像一位忠实的友人，以其俊俏清秀的身姿，在半道上迎接，然后又如影相随，伴你上山。草甸、越山丘，最后又热情地送你下山。记得有一次上山，从公馆河沿一条大峡谷而上，经大寨、小寨和神奇的石笋地貌“夜壶荡”，在半山之上，即可见漫山满道的竹林。竹子不高，两米以内；竹竿不粗，筷子上下；竹丛密集，万株成林。穿行其间，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至今忆起，心潮仍在起伏。此后的每一次穿行，都像是历经了一次竹海的洗礼。

这次再访南羊山，路径不同，竹子依旧，沿途要经过一条数里长的山竹甬道，被青翠无边的竹海包裹其中，漫步穿行，竹的高洁深沁心底，竹与人似成一体。留侯，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大贤，似乎就在你身边。

格桑花

近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才知格桑花是藏地花类的总称，而非特指一种花。“格桑”在藏语中是“幸福”之意，格桑花被视为幸福之花，象征着爱和吉祥。它广布于青藏高原雪线以下草甸地带，装点着大美的高原。

留侯竹

“留侯竹”是一种丛生的山竹，系十余年前初探南羊山时命名，它们成片分布于南羊山半山之草甸边缘地带。名曰“留侯”，溯源于相传曾“辟谷”修炼于此的汉代留侯张良。竹子的中空外直、清雅高洁，应是留侯当年功成身退情怀的最

圆形，花为顶花，花形似麦穗，碎小的黄花，簇拥着顶部尖状的果实，像一个个“金串子”。我们见到她们时，粉黄小花由上到下依次正在脱落，花尽果出，似乎预示着此花的大功告成、功德圆满。

另一种花酷似雏菊(幸福花)，花株短小，叶大而圆，花开顶部，花茎高出叶丛许多，像是刻意探出花容供人观赏，有“探春”之意，是否真为探春花，尚不得而知。此花花形似菊，条形花瓣的中央是一深黄色的花蕊，因其花高叶低，呈现出明显的两个层次：绿叶层和花层，清秀恬淡的黄花在碧绿满地叶层的映衬下，惊艳中透出一份安静，观之让人顿悟，唯有此地此景才配有此美花。

漫步草甸，此两花常在不经意中出现，小鸟依人般跟随。翻越草甸边沿下山而行，花儿便无了踪影。这些高居云端的高山精灵，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遐想。

这一路，屡有人问此为何花，均无答案。欲下山时，又见花溢满荡，有人又问，竟不假思索答曰：格桑花。
千仞之巖，有佳人兮；
冰清玉洁，名为格桑！

迷魂草

羊山草甸，浩浩荡荡；草甸之草，非同寻常。

南羊山草甸的草，品种单一，是清一色的羊胡草，因形似山羊的细长胡须而得名。这种草在每年成长初期的春夏时节，草形纤细，蓝色基调中夹杂着黄红绿紫等色，幽蓝中透出五彩。它的奇异之处在于视之即令人顿时晕眩，心慌心悸，有

灵魂出窍之感，迷魂之名的确名不虚传。迷魂草只有亲眼观之才见其效，一般的照相成像方式根本无法体现它的真实状态。迷魂草就像是一位绝代佳人，就这样令人失魂落魄，手足无措。

迷魂草的“妙龄”期是短暂的，过了“青春期”，它就变成了普遍的、成熟的绿色，与寻常之草无异。因而欲睹其芳容，感受心悸之动，一饱眼福，要赶季节、凭运气；与其相遇对视，领略其魔力，要有相当的底气和定力。

这些伴随岁月流逝、生生不息的南羊山之草，经过长期的演进，把树木、杂草统统赶出了大草甸，从此大草甸成了“迷魂草”这个精灵的天下。那些偶然胆敢独自进入的松树之类，在迷魂草的驱逐下成了一个个枯枝，做了草甸的点缀；那些世居草甸的野山柳、野石榴、野山楂，也渐渐被孤立、排挤，成了伫立草甸边缘的孤独守望者。

草甸之草，不是草丛，也非草甸，而是一个巨大的草墩，这是草千百年不断枯萎、生发，长期累积的结果。这些迷魂草均异乎寻常地长于草墩之上，而非地上。草一岁一枯荣，草墩是“抱团”的草根，不死不灭。草墩者直径近一米，墩高过腰，草墩之间有流水侵蚀而成的缝隙。从草甸中穿行，实为在草墩的缝隙间行走，稍不留神就会扭坏腿脚。在草甸上憩息，可很惬意地盘坐于草墩之上，柔软、弹性、防潮，又接接地气，是一种奢侈而极致的享受。若你想躺下来，其舒适度超越世上顶级的卧榻，身处无尽的迷魂草中，草、我已浑然一体，思绪伴随着悠悠白云，掠过高山，飞上苍穹！

把尘土留在身后

黄振琼

姐姐生病了。这个自幼娇弱的、一直被爸妈偏爱的孩子，似乎天生对疼痛就特别敏感。呼天抢地的呕吐，使她本能地发出渴求救命的信号，我看到了，医院的病房，是怎样惨淡地、无奈地回应她的不安；同时，我还看到了，她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是怎样焦急着、尽力着，给她以最有效的医治和精神的支撑；我看到了母亲的泪水，看到了父亲的愁容……这个时刻，我站在旁边，还如不远远离开，“无能为力”的煎熬，不亚于病者。

转院。坐着那辆专用车，不能开窗。为了减轻痛苦和颠簸，让她靠在怀里，我从背后环抱着她。我弯腰屈膝，双脚找到稳妥的支撑点，一手从她腋下环过，另一只抓扶手。她一直说冷，而汗水却一层一层浸湿我的衣衫。晕车的感觉一圈一圈回旋，我必须压制种种不适。我告诉自己必须坐稳，必须撑牢，我要用坚强的心跳，给她以力量。车上的陪同都在晕车，我是不可以说自己晕车的。

正在铺修的道路，不时有车超过，留下飞扬的尘土；我们也不时超车，同样留下尘土。把尘土留在身后，向着能够解除病痛的前方奔驰。

因为姐姐单位领导的心关心和帮助，提前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进了医院就住上床位，并且她那进修的同事早已在医院门口等着，前后跑着帮忙办手续、指点检查路线，给我们减去了许多陌生的麻烦。

大医院的通道很多，拐弯很多，窗口很多，电梯很多，然而，无论哪个通道都是匆匆的脚步，无论哪个转角都有张望的眼神，无论哪个窗口都是长长的队伍，无论哪个电梯里都是满满的病人——古城的大医院，比我居住的小城、节日前的菜市场，拥挤好多倍。混在医院摩肩接踵的人流里，我跟许多人一样，诚心诚意地信服了“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别有病”的谈笑。

不到半天时间，护士送来欠费单，五千块钱像一果洞，一口就被吞没了。大厅里用于查询的屏幕上，一下一下显示着花费款项，有进口的特效药，当然就贵。无话可说。

傍晚，一位戴头巾、大眼圆脸、娇小个子的女人走进病房，走向窗边的床位。那里躺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她父母时不时与她轻松说笑，逗她开心，而我在过道里，看见她父母暗自落泪，低声交谈示意，该子的病症，并不轻。戴头巾的女人似乎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她喋喋细语：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上天给的，而精神和意志是自己的，主宰健康、快乐和幸福的是自己；只有坚强着、乐观着、病痛才会被逼退，快乐才会降临，生命才得以超脱……从帘帘里还传来歌声，我们唱着快乐的歌，烦恼忧愁被风吹落；我们唱着幸福的歌，天空变得更开阔……

姐姐得做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总之是要在腹内动刀动剪的，令人不可避免地紧张。手术那天我因事返回，跟妹妹保持短信联系。四个多小时的分分钟秒，我泡在静静地等待和牵挂里，寸寸焦虑，丈量着不见的时空长度，让祈祷之音穿山越水。祝姐姐手术顺利，早日康复！

平日我很少游在网络，也曾笑朋友，何必每天把心情投向，爆在这里；而今天，在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之时，竟然不自觉地，也把心情在这里搁浅。谁知，很快就有好友图标不断闪现，那些关心的、问候的话语纷至沓来，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把自己的紧张、担忧和无助，转化给朋友呢？歉疚之余，也感受到了，被关心、被在意的幸福！

黎明时分，就收到妹妹的短信，说姐姐情况很好，最关键的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过去？仅熬了一夜，就难以支撑，开始搬救兵了。也难怪，她们一直就固执地认为，我是坚强的、可靠的。信任我，当然好，那我就赶紧去替换她吧。别无选择地赶到火车站。从售票窗口接出车票，上面清楚地写着：无座。

热气在站台上流窜。绿皮火车像一个巨大的麻袋，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站台上的人挤不上来了，就在下面喊：门口的朝里走！其实车里也挤得水泄不通了。但是，车下的人不可能不上来。于是，吆喝声、抱怨声、责怪声、感叹声，甚至，更多的沉默声、喘息声，在车厢里融汇、搅腾，再被车厢顶上咯吱咯吱的小电扇，甩到四面八方。

我被人潮推到两节车厢连接处，这里有乘务员的休息室、热水箱、洗手池、厕所和垃圾筒。除开乘务员的休息室和厕所被占外，其它地方都改成了临时座位。是的，我们提前并没有预计到自己会落脚于此，不是自己意志为转移而被挤到这个角落的，现在反而好了，不用避让过往行人、叫卖的小推车，就有了因暂时安稳而来的满足。我在“面壁思过”的状态下，确信无处可去，也确信四周没有熟人，就开始想办法解放自己，脱了高跟鞋，赤脚站在一块纸上，竟然也很舒服。

汗水流进眼里是涩的，流进嘴里是咸的，它们欢畅地涌出，痛快地淌过我的身体，浸透衣衫，跟我一起感受火车穿越隧洞的短暂与漫长。

期，就驱车百里，回去陪老人散步，给老人洗头，剪指甲。欣慰的是，在我的母亲病危时，为了让她吃到顺味儿的的面皮，我曾一次买回三家面皮，供老人家挑选。耳濡目染，相信好的家风是会传承的。临走时，哥哥姐姐特意仔细询问我和爱人两个家族的至亲人数及喜好等。

哥哥姐姐利用春节假期和两个娃们一块过来了。给儿子女的外公外婆带了酥软的食品。给我和爱人两家的至亲们，都买了丝巾领带等江苏特产。我们尽管请了家政，但还是把我累得腰酸腿像热情一样的“突出”。窗明几净，花红柳翠。这是我们住十年来，寒舍最干净整洁的“高光时刻”。但还是被儿子指出了几点“被瑕疵”。如水果的摆放，茶杯的样式以及我只顾慌乱地添茶倒水而没有专心致志地听客人说话等。我洗耳恭听，专心地说：“我错了”。他妈讽刺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不该皮地皮地补了一句“接待工作无小事，亲家外交大如天”，儿子愤愤地白了我一眼，所好顾不得发脾气，忙讨好地去陪“准爸爸”“准妈妈”去了。

临走前那晚，我们未来的一家人，严肃认真地商量孩子们的婚事大事。哥哥说“女大当嫁，终有万般不舍，还是人家的儿媳妇”，听他说得喉咙梗硬，我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彩礼。庸俗地想多出些彩礼，用以安抚哥哥的失落。哥哥淡淡地说“那都是小事，我们都只有一个娃，多多少少都还是他们的”。明媒正娶，是哥哥唯一的要求，就是给娃们一个体面的婚礼。哥哥说“要有仪式，我娃是明媒正娶进你家的，进了你家门，这辈子女就是你家的人”。女儿也含泪对我们说“有个仪式，也是我对婚姻的承诺”。我们意识到，估计是我们的那句无心话，引起了哥哥的多心。上次娃们回来，他妈说了句闲话“儿子，你的同学结婚了，他妈给了一点钱，叫出去旅游结婚”。是的，我们原来也是打算给娃们一点钱，让他们出去旅游结婚的。有几点考虑。疫情，不突破十五桌的廉政规定，怕扰亲戚朋友花钱跑路以及庸俗的婚姻。如女孩敬茶“妈妈妈妈请喝茶，结婚时候带娃娃”“爸爸爸爸请喝茶，经济方面要出手”等。见我们有所犹豫，哥哥说“要不，把婚礼放在我们南通”。我当即失声叫出了“女不嫌母丑，子不怨家贫。我哪怕住瓦房土屋，可毕竟是我老夏家接儿媳妇

县域文萃——旬阳



旬阳县城 李小小 摄

儿婚千里父母心

夏崇庆

迟早得见俏媳妇，我们准备近期过来，叫娃把我们见一面。”看你是不是在骗我们？我都开始羡慕自己的聪明了。

急急如律令。就在端午前。我们“官宣”将亲赴南京。他妈准备了魔芋干、旬阳馍片和粽子等。一出站台，就见他拥着一位姑娘，老远向我们挥手。他妈“没出息”，不自觉地直瞄着人家，江南女子的精致、温婉，白皙，高挑，长发如瀑。然后，向我暗中递来眼色，那目光中分明写着惊喜和满意。我想重重地撞儿一拳，大声说“兄弟，你行啊”，结果则是矜持地捏了一下儿子的手。就像我们爷俩曾经玩得那“套路”一样，初中吧，他妈叫他乱花钱闯祸，就约定每周只给他20元零花钱。我每周在乡下工作临走前，就要跟他握个手，把10元钱夹在手里。他默契地捏一下我的手，然后，很江湖地向我道别“兄弟保重。”女婿都不好意思了，红着脸，接过我俩的大包小包，放进后备箱，径直开车，说是为了叫儿子好好地陪我们说话。并取出了自己昨夜亲自烤制的什么杨桃巧克力酥，叫我们尝。我怎么都吃不惯，却说“好吃好吃”。他妈捻起一块麻辣魔芋干，递给她。她小心地尝了一口，夸张地嚷着“吃不惯，太辣”。“好吃”是我们长辈的世故，而“吃不惯”是年轻人的率真和不谙。“之后几天，在陪我们游览南京的几个景点时，她把“准儿媳”的角色发挥到恰到好处，挤进人群中排队买票，为我们背着水杯，给“准婆婆”撑伞遮阳。儿子牵着妈妈，她则调皮地搂着儿子，被我定格进抖音里，叫“温馨三人行”。端午那天，在夫子庙，她特意从保温盒里取出我们带来的粽子和她爸妈从南通寄来的粽子，剥给我们吃。西北的纯甜也好，南方的甜中带咸也好，都能吃出共同的味道。那味道叫做甜蜜和温情。我俩则有点小遗憾，若从西北老家带罐嫩黄，几片艾叶，用艾叶蘸着雄黄酒，为他们郑重地喷喷酒，会蚊不可

虫不咬，百病不侵。就像小时候，爸妈给我们涂抹的那样。临走时，她为我们快递了好多南京小吃，有几包酥软之类的，说是特意带给儿子的外公外婆的。估计儿子给她说过，小时候是扒在外外公外婆的背上长大的。我们给她备了红包，她执意不要。“准婆婆”说，按我们老家风俗，若女婿不收红包，表示对这门亲事不中意。她用询问的眼色看了看儿子，然后，收下。我又悄悄地舒了一口气，娃们的大事，初步约定。

下来的程序，应是邀女婿过来一趟。老规矩叫“看家儿”。父辈婚事中，“看家儿”是有重要的形式和内容。由媒人领着女婿和女方代表，采取“面对面”“背对背”等明察或暗访形式。看这家的土地多不多，远不远，肥不肥，看水源足不足，林机大不大，牲口壮不壮以及这对老人孝顺不？邻居相处和睦不？特别是老婆子通情达理不？会不会额外为难儿媳等。经多次热情相邀，女婿终于答应拟于国庆节“过来”。儿子则霸气地发了一个圈子“疫情消散，带她回来”。这下，把我们两个“老骨头”，才叫一个忙。他妈知道南方口味偏淡偏鲜，就刺鱼剥虾捣糯米，捧着菜谱，学做淮扬菜。我系着围裙，戴着自制的用报纸卷成的高帽子，刷烟尘，挪花盆，摆桌子，拖地板，累得差点闪了腰。他妈把我叉着腰扶墙喘气汗流满面的辛苦视屏，给儿子发过去。换来的是一张皮皮的调侃“他找儿媳，他不累谁累？”是的，我贱我累且快乐着。“准儿媳”终于回来了。被儿子牵着手，怯怯地跨进门。然后几天，我们小心翼翼地应付着，怕说错过话办错事，惹人多心。还好，人家好像对家境并不关心。倒是来旅游的样子。在家族聚会中，给长辈夹菜谈家常，与几个弟妹谈歌星说学习交流来大学生活。特别是挽着儿子八十多岁的外公外婆散步，把聚会的场面视屏给南通的她的外公外婆，用我们听不懂的吴依软语



儿在南京工作，距家千里之遥，又是在森严军营。婚姻大事自是当下我们做父母的操心事。

都27岁了。我24岁已添了他。那离自己父母，远嫁南京？特别是他妈，一遇到在南京工作的熟人，就央求人给儿子找媳妇。若有父母在旬阳，而女婿在南京就读或就业的家长，她更是套近乎，贴上去，赖上人家，加微信，把儿子照片发过去，并不无炫耀，说儿子已是某部连指导员了。其实也就是最基层的军官而已。当然她的小心思我最懂，那就是，若找个旬阳的媳妇，人家逢年过节的回来孝敬父母，也顺便把我们两个老没用处的看了。也别说是被赖上的家长不仅不多心反感，而且也很热心地把女婿的信息微信给我们，怂恿着他们互动。是的，人心皆一，儿女是父母永远的操心和牵挂。

于是一段时间后，他们娘俩手机话聊，“逼婚”就成了固定的话题。这边急急地问“见了没”“谈着没”“有感觉吗”，那边就拖着长腔应答“见——了”“谈——着”“感觉——听得——很很很”。时间长了，我就听到了那边的敷衍。直到有一天，幸福来得太突然。儿子主动打来电话说“想老夏老屈两位老人家了”，我直接怼过去“别甜言蜜语，要多少银子，直接说”。玩笑过后，儿子正经说，确实谈了一个，她在——个师部。是“军中清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也是个连指导员。然后，就给我们发来一照片，一位清秀的姑娘，在南京城外休闲郊游。我自是长舒一口气。而他妈却对我说“该不是我们逼紧了，他随便发个照片糊弄我们”。心思极恐，有这种可能。网上有报道，说娃们为了应付大人，租个娃娃女婿扮男友女友，讨父母放心高兴。而避开大人，就形同陌路。现在这娃们啊……我们得多长了一个心眼。我说：“好，丑公公